

世界上第一个网络连环杀手落网始末
对网络犯罪的细致法律研究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精心撰写的
网络安全生存指南

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一个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件

[美国] 约翰·道格拉斯 斯蒂芬·辛古拉 著 王义国 译

译林出版社



说我是谁， 我就是谁

一个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件

[美国] 约翰·道格拉斯 斯蒂芬·辛古拉 著 王义国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一个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件/(美)道格拉斯(Douglas, J.), (美)辛古拉(Singular, S.)著;王义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

书名原文: Anyone You Want Me to Be: A True Story of Sex and Death on the Internet

ISBN 7-80657-849-8

I. 说... II. ①道... ②辛... ③王...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282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3 by John Douglas and Stephen Singula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ribner,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3-132号

书 名 说我是谁,我就是谁

——一个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件

作 者 [美国]约翰·道格拉斯
斯蒂芬·辛古拉

译 者 王义国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Scribner, 200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通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15 千

次 数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849-8/I·610

定 价 1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约翰·道格拉斯

我曾受雇于联邦调查局，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已在该局工作了十多年的时间，曾帮助该局在弗吉尼亚的匡蒂科市建立了行为科学研究中心。我们这个中心使用联邦调查局的作人物侧写的技巧，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追逐着连环杀手，并帮助执法部门把美国最危险的罪犯辨认出来。我们获得了成功，在国内享有了声望，于是全国各地的警方寻求我们的帮助，来解决困难的案子。我被这个工作搞得精疲力竭，而且可分担责任的同事又寥寥无几。越来越多的人想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帮助，而且那些追捕连环杀手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我又怎么能拒绝呢？我又怎么能不帮助那些成为最严重的犯罪的牺牲品的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能学会说不呢？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在 1983 年出现了，当时我昏迷了过去，差点死去。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使得我减少了工作量，并考虑退休。1995 年，我离开了我所热爱的工作。

我离开了联邦调查局，但我想要教育公众保护自己、免遭极其危险的人伤害的愿望，却丝毫未减。我在《心理神探》中写了我在联邦调查局中的生涯，这使得门外汉有机会了解到，联邦政府在找出和抓住连环杀手中，使用的是什么信息和技术。我在大学校园里演讲，讲述怎样使你自己免受伤害。在听了我的报告以后，听众往往来到我面前，把他们本人所遭遇的暴力罪行吐露给我。当与

他们握手或者看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我能看出，他们是被强暴了，或者被打劫了，或者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是“沉默的受害者”，由于感到羞耻或者尴尬，而没有前往执法部门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害怕再一次受害——这一次是成为司法体系的受害者。我认为罪犯是应该受到法律的最大程度的惩罚，但我却不能因为他们每天生活中的恐惧而不愿出庭作证而指责他们。最令我满足的，莫过于告诉人们，怎样保护自己免受恶人的伤害。

我认为，一直到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某个事情发生之前，在对犯罪进行的战争中，执法是在取得进展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因特网出现了，而随着它对我们的社会的许多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也开始生成一个全新的犯罪领域。野蛮的西部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却并不是牛仔和印第安人，或者执法官和持枪歹徒，在边远地区互相射击。情况变得复杂得多了。新的不法之徒坐在键盘前打字——诈骗、抢劫、操纵和引诱世界各地的人们，而且有时还结束人们的生命。在看到了网上犯罪的引人注目的扩散之后，我意识到，我们在联邦调查局所发现的那些技巧和洞察力，现在也同样可以应用在网络空间上。

罪犯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猎场，这些网上的恶人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劫掠少数几个人，而是能够一下子便与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接触，并操纵他们。他们不是在街道上寻觅潜在的受害者，而是在信息公路上寻觅。其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而执法部门甚至在弄懂如何使用这项新的技术上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找到和阻止那些罪犯了。跟踪网上罪犯的合格人员往往人手不足，而电脑调查又极其复杂。倘若警察局几年前就拥有了更多资源的话，那么你们将要读到的故事，也许显示的方式就会不同，受害者也不会那么多了。

2000 年，我的合著者斯蒂芬·辛古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关注着住在堪萨斯城郊区的约翰·罗宾逊的案子。我开始阅读有关这

个案子的材料,并与一些对罗宾逊进行调查的人交谈。我越读,就越被激起了好奇心。这是第一个已知的例子,一个连环杀手使用因特网去发现受害者,用他的魅力和给予更好生活的许诺引诱她们,引诱她们到他的地盘,然后杀死她们。它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因特网能够被我们社会里最危险的人所滥用。它表明,有广泛犯罪背景的人,能够把他的掠夺的本性转移到高科技的世界里——而在网络空间里,人们又可能是多么的容易受到攻击。我以前有关连环杀手所做的工作,似乎全都把我引向了这个故事的方向。我突然拥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应该告诉公众,以往在寻常世界里需要提防的那些危险,现在在网上的领域里也应该提防。你绝对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就是他们在网络空间自我标榜的那个样子。一旦你登录进入因特网,并开始互发电子邮件,你就需要比以往更聪明,更警觉。

约翰·罗宾逊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应该把这个故事披露给那些在网上寻找风流韵事和性活动的人们。它是我所找到的最好的窗口,由此可以走进高科技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新的情感现实和犯罪现实。新的机器创造出了新的罪行——也创造出了新的执法工具。罗宾逊在因特网上创造了历史,那些把他抓住的人们也创造出了历史。

本书的目的是要教育人——它旨在成为一个警告。要避免成为受害者,你需要一种意识,网上的世界已经改变了那种意识的性质。在网络之外的世界里,你能够注意到那些可能伤害你的人所露出的蛛丝马迹。你使用你的直觉、你求生的本能、你的常识,便可知道麻烦就在附近。而在网络空间里,你与你的感官以及你的某些本能割裂了开来。你往往是在处理一个幻境,它与先于它的任何东西都不像。你看不见在你的电子邮件的另外一端的那个完整的人,而是与一个陌生人交往,而那个陌生人又只是展现出了他或者她本人的一个小的、精选出来的部分。当你在这样一个地方

操作的时候,你就需要敏锐地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你是谁以及你在做什么,也知道可能的恶人是在做什么。倘若本书中所谈到的妇女在这些事情上更有识别力的话,她们今天就可能还活着。

因特网之来到私人住宅之内,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令人感到,是不是需要对因特网这个伟大的技术工具在新的层次上进行思考。这个思考的本质是简单的:“应该意识到你的电脑能够做什么,它能把你与谁联系在一起。它已经有效地邀请整个世界到你的家里做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受欢迎?”

换句话说,你需要亲自对人类行为作剖析。你不仅需要理解因特网把你与之相连接的那些人的动力——他们的欲望和真正的动机——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你也需要理解你自己。你的弱点和易受攻击之处是什么?你的最秘密的渴望是什么?你能够在什么地方受到操纵,又怎样受到操纵?你害怕什么?你最容易受到什么样的恭维话的影响?你是怎样看待你自己的?你想让别人怎样看待你?你感到你缺乏什么,而那个东西又只有另外一个人才能提供?你的情感上的按钮是在什么地方,那些按钮又是多么容易被按动?你本人的哪些部分你能控制住,又有哪些部分你是情愿让某个别人来控制的?

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一些可能是随意性的,但并非都是随意性的问题。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证明的,有一些问题具有影响到生与死的力量。

目 录

前言.....	1
前奏.....	1
艰难的选择与丧失的机会.....	3
一个人的斗争	34
最具诱惑力的网站	83
夺命场.....	121
反击.....	221
等到他结束.....	231
成桶的证据.....	249
尾声.....	278
附录一.....	280
附录二.....	282
致谢.....	285

前 奏

2000年3月,史蒂夫·海梅斯的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里声音急迫。有人需要立即与他通话。海梅斯是密苏里州利伯蒂市的一位假释监护官,利伯蒂是堪萨斯城东北方向的一个郊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海梅斯等这个电话有15年了。他也一直害怕这个电话。电话是伦尼克萨警察局的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特别工作组打来的,伦尼克萨是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的一个郊区。堪萨斯州与密苏里州的边界从堪萨斯城的中心穿过去,海梅斯的工作地点离伦尼克萨车站只有几英里远。一接电话,这位假释监护官就知道,问题严重。

“特别工作组说,他们想跟我谈谈某个人的事情。”他回忆道。“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是谁,但却说,他们需要立即见我。他们当天便来到了利伯蒂,问我,约翰·罗宾逊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否意味着什么。我说,‘当然,我这里有他的档案,有这么厚。’”

“这么厚”,也就是大致12到14英寸厚。这个档案除了其他内容之外,还有几个当地妇女的名字,她们失踪大约有15年了。

海梅斯欢迎特别工作组的人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的办公室是在密苏里州缓刑与假释裁决委员会里,该委员会在一座米黄色的平房里,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加油站和小市场。他们开始问他问题,于是他便开始挖掘出那些令人不安的回忆。这位假释监护官最初开始调查罗宾逊的背景,是在1985年,他现在的头发比那时要灰白了一些,不过仍然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蓝眼睛里流露着智慧

和敏感。正是那双眼睛,让他在过去的 25 年里一直做着这个工作。上大学的时候,海梅斯学的是刑事审判,他想从事一个执法的职业,但有缺陷的视力使得他没有当上警察。他找到了一个监督假释犯的工作。在他的小胡子、柔和的嗓音以及有礼的举止的背后,是一种认真和韧性,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导致他进行了这个一生中最不顺心的调查。

“我保存了罗宾逊从 1985 年到 2000 年这些年的档案,”他说道,“一般情况是,过了两三年以后,有些信息或者是存档,或者是销毁了,但 15 年以后,他的全部档案仍然放在我的桌子上。它从来没有远离过我。”

当他把档案拿出来,让特别工作组的侦探们过目的时候,其数量和复杂性令他们大吃一惊。听到对罗宾逊的新的指控,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因特网的指控,海梅斯本人也感到惊讶。然而当他对此进行思考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骗子始终是使用最新的技术,来实现他的新的阴谋。这是他的模式的组成部分,是他在过去的 35 年里通过刑事审判体系而产生的演变。在此之前,只有海梅斯一人曾经仔细地检查了那个模式,或者对罗宾逊密切注意。没有另外一个人曾把他的过去的整个挂毯编织起来,或者深入到他的个性的表面之内。没有另外一个人曾看到他的活动的整个领域,其中的一些领域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没有看到他的活动会引向何方。没有另外一个人曾深刻地看待罗宾逊的行径的根源,或者试图发现他的行为的来源或者极其非同寻常的心理。只有海梅斯想像到了,执法部门实际上所面对的是什么。

早在 1985 年,这位体格纤弱的假释监护官就独自承担起了这个使命——而到 2000 年 3 月的时候,这个使命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现在他将更加专注地来面对。

艰难的选择与丧失的机会

1919年,艾尔·卡彭^①初次从布鲁克林来到芝加哥。他是被黑手党老板约翰尼·托里奥^②派到那里去的,托里奥想让他接管风城^③的非法团伙活动。第二年,美国全国推行了禁酒令,于是卡彭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违禁酒变成了一个帝国。他的国内基地是西塞罗,西塞罗是芝加哥西部的一个郊区,他的大本营是位于第21大街的霍索恩·阿姆斯宾馆,在那里经营着卖淫、赌博,并且贩运私酒。如果说西塞罗长期以来就以收买和出卖警察和政客而闻名的话,那么在霍索恩·阿姆斯宾馆内部的行动则证明了,它的犯罪集团的腐败的名声也果然不假。与此同时,清正廉洁的警察们则是开始积极追逐卡彭和他的团伙。在卡彭来到芝加哥的5年之后,卡彭在西塞罗街与当局进行了一场枪战,结果他的兄弟弗兰克在枪战中死去了。

当那场暴力行为爆发的时候,约翰·罗宾逊的父亲亨利8岁。弗兰克·卡彭在街上被杀死的形象——以及接着艾尔·卡彭第二年又作出了回敬,把该州的首席检察官助理威廉·H. 麦克斯威金的尸体弃置在西塞罗街的一个角落里——极其生动地留在当地人的

① 卡彭(Al Capone, 1899—1947),美国歹徒,1925—1931年为芝加哥犯罪集团首脑。

② 托里奥(Johnny Torrio, 1882—1957),在纽约长大的匪徒,芝加哥犯罪集团老板。

③ 风城(Windy City),芝加哥的别称。

回忆之中。他们经常谈论那场杀戮,并且怀着敬畏谈到卡彭的大本营,其武装警卫、铁窗,以及不可逾越的门。有关这位歹徒及其部下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西塞罗人当中传了下来,成了生动的口述历史的一个部分。1943年12月27日,约翰·罗宾逊来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传说中的歹徒的故事在这里已经为小男孩们所熟知了。

在这个居民区里,拥有权力并非法使用权力,也就赢得了尊敬。街头巷尾全都是那些佚事,说的是著名的罪犯自己定下了规矩,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生活。有些当地人敬佩那些能够打败现存体制并从中赚了大钱的人,还有一些老式的人把卡彭看成英雄。约翰·罗宾逊听到了这些故事,把这些故事吸收进他的性格之中,吸收进他有关善恶的观念之中。他不会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孩或者一个强壮的男孩。他不能用他的体力或者英俊的相貌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少年以及后来成年的时候,他都显得柔和而又圆胖,友好而又不会带来伤害。如果他要拥有权力的话,他就得找到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去得到权力和使用权力。艾尔·卡彭曾经说过,用一句好话和一把枪,你就能比仅仅用一句好话在生活中走得远得多。罗宾逊只吸收了这个格言的一半——在他的一生中,他要使用好话和微笑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但他却并不习惯于使用枪支。在他的工作方针中,他并不需要枪。

他和4个兄弟姐妹一同成长了起来:哥哥小亨利,此人他根本不喜欢;弟弟唐纳德,他非常喜欢这个弟弟;还有两个姐妹,乔·安和玛丽·埃伦。他与乔·安的关系,远比与玛丽·埃伦的关系密切(这种在强烈的个人好恶之间的摇摆,将会成为他终生的一个特征)。罗宾逊一家住在西32大街4916号,那是一个料理得井井有条的朴素的家。他们很少吸引人们注意他们自己,几十年以后,在罗宾逊臭名昭著以后,邻居当中甚至谁也回想不起有谁曾住在这

个地址。约翰的父亲亨利是西方电气公司^①的一名技师。在清醒的时候,亨利总是稳重地出现在家人的面前,工作努力,遵纪守法,与带有西塞罗的富于刺激性背景的歹徒们完全不一样。按照罗宾逊在狱中的档案的说法,每隔一段时间,那位老人家就无节制地狂饮,使一切都陷入混乱。尽管如此,他的二儿子仍然对他怀有温暖的回忆。

对于他的母亲艾伯塔,约翰却并不是这样的感觉,艾伯塔把全家拢在一起,让孩子们符合常规。当孩子行为不端的时候,她就施以惩罚。50年以后,罗宾逊的妻子还证实,他母亲对约翰冷酷无情。艾伯塔要求,她的孩子们都应该干净整洁,她逼迫他们改善自己。约翰似乎对这种激励作出了反应,成为罗宾逊家的孩子当中的最有前途和最有野心的一位,他也最热切地想摆脱掉他们的压抑人的蓝领阶级的环境。

到13岁的时候,他已经部分地把这种野心使用了起来,成了一位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当上了第259童子军中队的队长,该中队得到了在芝加哥的天国罗马天主教会的玛丽女王圣名社的赞助。在当时的一幅照片上,一个圆脸的男孩穿着熨得整整齐齐的童子军制服,像天使般朝着照相机微笑,伸出3个手指头致以爱国主义的敬礼。不久以前,他刚刚被城里的奎格利男童神学院预科所吸收入学,该学校在芝加哥很是著名,招收的是有意成为神父的男童。他已经告诉若干人,他最终将会为梵蒂冈服务。

在当上了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的几个星期之后,罗宾逊和120名其他童子军前往伦敦,奉皇家之命,为刚刚加冕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演出。罗宾逊穿着鲜红的衣服,率领着别的童子

^① 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美国电信器材制造商,贝尔系统成员。1915年以来总公司设在纽约市。

军走上帕拉狄昂舞台^①，成为第一批为女王陛下唱歌的美国人之一，也是出现在这个掌声雷动的会场里的最年轻的美国人。这个事件上了《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文章的大标题是《芝加哥童子军率领童子军为女王唱歌》。他的童子军表演了他们所称之的“伙伴演出”，在替女王唱歌结束以后，男孩子们聚集在后台，观看那些也要进行表演的名流们。当朱迪·嘉兰^②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罗宾逊大胆地追上去，追上了这位电影明星，伸出手来和她握手。

“我们美国人得互相支持。”他对她说。

“你说得对。”她说道，笑了起来，并吻了他的面颊。

另外一位女演员，英国歌唱家格雷西·菲尔兹，拥抱了罗宾逊，并告诉他：“你是个帅小伙。”

这个来自西塞罗的孩子喜欢受到注意，为公众所注目，不过他很快就回到了神学院，平静地恢复了学习，仍然想着要当一个神父。他是个好学生，但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生。人们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在学习上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他精明：他似乎总是在考虑下面要说或者做什么。看起来他是在揣摩他给别人带来的效果，做起事来经常好像是他比谁都聪明。然而他并没有在学校留下一个负面的形象。他在17岁的时候从奎格利神学院预科毕业，根本就没有表现出有什么杰出之处。

围绕着罗宾逊有谣传开始出现了，据说，他除了接受宗教教育之外，还卷入了许多事情。他在西塞罗长大，不仅受到传说中的歹徒们的故事的影响，还接触到正在与犯罪集团有关系的人。他注视着他父亲每天步履沉重地朝西方电气公司的大烟囱走去，注视着老人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用一个工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人。他

① 帕拉狄昂(Palladium)，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的神像。

② 朱迪·嘉兰(Judy Garland, 1922—1969)，美国轻歌舞剧演员、电影歌唱家和电影演员。

注视着他的父亲试图从酒精的折磨中逃脱出来。到了青春期晚期的时候，罗宾逊就知道，还有别的、更迅速的推诿责任的手段。他第一次受到犯罪的影响，是通过与下层黑社会人物的会面，他曾经替他们帮过忙或者跑过腿，以换取钱。到了快 20 岁的时候，倘若他只是走着通向神父的那条狭窄的道路的话，他的生活就不会那么错综复杂了。

1961 年，他上了西塞罗的莫顿两年制专科学校，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声称他已在那里成为一个受到充分训练的医学 X 光技师。他还吹嘘说，他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西郊医院接受了更多的医学培训。有了这些有限的资格证书，他得以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的 X 光室里找到一份工作。他的一生的事业已经开始了，但那却并不是一个在医学上的事业。

1964 年，罗宾逊遇见了一个妩媚动人的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名字叫南希·乔·林奇，她很快就怀孕了。他们匆匆举行了一个天主教的仪式，结了婚，他又回到医院去工作。这对年轻夫妇正在开始一种婚姻上的舞蹈，这个舞蹈将经历每一种可以想像到的混乱——而且将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千年。从一开始，他们就被相互的需要紧密连接在一起了，那种需要是如此的深刻，显然什么也不能把它打破。罗宾逊本来已经避开了在法律上的麻烦，但几乎就在他结婚的时候，情况改变了。他的生活费用在增加，他承受着要照顾他的妻子和就要出生的孩子的压力。他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并不是工作更努力，或者工作更多的时间。没有过多久，他就被指控偷了雇主的钱。

罗宾逊娶了一个怀孕的女人，本来就令家人尴尬了，但这次偷窃却是更糟。只不过几年以前，这个年轻人的生活似乎非常有希望，他曾赢得了得过 21 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的头衔，为英国女王唱过歌，但现在却是在螺旋式地下降，不过也许他能够从他的错误中学习，不再重复错误。他的老板们怀疑，他挪用了医院的钱，

当面对着他的老板们的时候,他请求他们帮忙,乞求能再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们不把他的违法行为告诉警方的话,他就把挪用的钱全还上。他们同意了这个安排,他也就没有被指控犯罪。他从他的错误中所学到的就是,他就是做了违法的事情也能蒙混过关——即使在当场被抓住的时候也能蒙混过关。

二

在芝加哥的医院出了麻烦以后,罗宾逊决定在另外一个地点,在西部的两个州以外的地方,再次开始他的事业。他与南希迁移至堪萨斯城,夫妇二人在那里开始养活一个最终有了4个子女的家庭:小约翰、金伯利,还有一对双胞胎,克里斯托弗和克里斯廷。罗宾逊吹嘘自己受过医学训练,由此在慈幼医院找到一个做儿科X光检查的工作,又在市综合医院找到一个给成年人做X光检查的工作,市综合医院后来以杜鲁门医疗中心而知名。他把一些推荐信交给他的新的雇主们看,他说那些信是莫顿两年制专科学校写的,还有一些别的文件,说明他是一位医学实验室的技术员,核医学的技术员,射线照相技术员。罗宾逊非常擅长于谈论此类工作,显得知识渊博。他的同事们认为,他爽直而又友好,一开始有许多人喜欢他——不过那是在看到他履行职责之前的事情。他对婴儿和儿科病人笨手笨脚。他对婴儿说话的样子,好像他们是成年人似的,处理起来笨拙得很。他几乎不会做X光检查,或者看不明白检查结果,但自称懂这一行,然而这是儿科保健领域,而他是在跟婴儿和小孩子们打交道。这种工作,如果没有受到训练并且胜任就不能干,这种工作是容不得任何人说谎的。也许他只是紧张了,因为这是在一个新的城市里的一家新的医院里的一个新的新的工作。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生长,他的表现会改善的。

